

记得两年多以前,当我被检查出血糖偏高而被戴上“糖尿病”的帽子以后,我自己根据经常要得伤风咳嗽的征兆,预料还要戴顶“老慢支”的帽子。可不,那天下午,一个人闷闷地坐着,忽然就觉得身子有点不对劲,喉咙发痒,咳嗽了,痰老是吐不清爽了,气也还有点急了,自己吃药吃不好,只得又住进了医院,今年是“二进宫”了。

果然是“老慢支”,老年人最容易感染的一种慢性病,尤其是吸烟的老年人。可我一生从来就没有吸过烟啊,怎么也难逃此劫?医生说,也不一定,别的气味也有致病的可能,比如常年接触书报,油墨的气味闻多了,久而久之,不知不觉,上呼吸道慢慢地也会被污染的。

也不过六七天功夫,在老朋友席蓓莉医生和她的同事们悉心治疗下,病症完全消失,我的感觉一切又恢复正常。据说,这也是一个躲不掉的过程,一般的伤风咳嗽,你不吃药,靠本身自然的抵抗力,新陈代谢,也会好起来。我想,这大概是指的青壮年,血气旺盛,经得起折腾。我们老人不行,尤其是多病的老年人,弄不好会并发别的症候,不死也够麻烦的。有病就求医,就吃药,这是我的保命哲学。

在医院中,我一向被目为是个遵纪守法的病员,星期日也没有请

假回去。但北京的名票杨洁女士(老辈的篮球名将)到上海来了,就在这个星期日下午要到离医院不远的瑞金文化活动中心参加活动,希望我去见见面。我犹豫好久,想想还是去一趟吧,反正精神状态蛮好,便向医院请了假。出门乘一站路公交车,上车下车,过马路,都很

摔跤

秦绿枝

好,不想就在跨上目的地门口马路人行道的一刹那,似觉脚下一个踉跄,人跟着就倒了下去。我还算反应快,右手在地上一撑,眼镜摔破,右边脸碰了什么一下。这时有个过路的外国友人将我扶住,我定了定神,还好,只是右手像扭了筋似的不自在。我仍旧到文化中心坐了一会,与杨洁见了面,没有交谈,马上又回医院了。

当晚,右臂靠近手腕的地方就肿起来了,很痛,第二天拍片子,不是扭筋,而是骨折,上了石膏。真是人有旦夕祸福,自以为一切都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偏偏就出了问题。人到垂暮之年,又接受了一个惨痛的教训。

痛定思痛,想想我从小到大,究竟跌了多次跤,怕是记也记不清的。但最有清晰记忆的是两次。一

次是1974年,我还在南京梅山烧结厂劳动,工作岗位在八层楼上。早中夜三班轮换,一个星期换一次班。这天最后一个夜班已经做完,机器运转正常,打扫好岗位之后,坐在那里,等候交班。一夜没睡,此刻有点昏昏然。忽然机器的声音不对头,睁眼一看,皮带上的矿料卡住了,马上急奔过去“切”事故开关,脚下一滑,迎面栽倒,眼镜飞了出去,也是右脸碰到了地面,倒也不怎么痛。后来到医务室去检查,说,还好,只有点乌青,还有脸上沾了矿粉,很脏,用酒精棉花擦,没有擦干净,留下一点矿粉,如今成了额头上一道黑印。

一次是1976年,我已调到金山石化一厂给排水车间当办事员。时已岁暮,这天我从市区乘最后一班晚车回厂,天已昏黑,要走过油缸区才能到达我住的地方,我走得很快,也不看路面,不料一脚踩空,跌进一个没有盖子的窨井内,胸部撞上了里面的管道,好在衣服穿得多,当时也不觉得什么,躺在床上便有点隐隐作痛了。第二天去职工医院一检查,右胸有三根肋骨开裂了,马上用绷带绑好,开了一个月的病假,回家。

人生的跌跌撞撞,磕磕碰碰,是难以避免的吧,过去已经过去了,我毫无怨悔。但最近这一次摔跤,却让我产生了后怕,因为我老了,跌不起了。

邂逅微博

龚伟明

一日上微博,我注意到沪上作家王唯铭,点击了关注。接着,页面提示新增一位粉丝,知道王唯铭与我互相关注了。

其实,没有微博的年代,我就关注王唯铭了。这事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在一堂报告文学讲座上,复旦一位老师以王唯铭为例,鼓励大家写出好作品。

通过微博,我进入王唯铭的虚拟书场,这书场也成了自己精神世界的一个部分。

用微博开书场,王唯铭是否第一,我不得知。不过他的虚拟书场,确实成了磁场。在虚拟书场里,他称粉丝为粉官,男粉官称之兄弟,女粉官则道声小妹,满场流露着亲切感。他的粉官,所发微博有文采,虚拟书场很有“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效应。文人相交,书是永恒的话题。于是,我获得了他的《迷城·血》《迷城·伤》两部小说。我呢,赠予他一本散文集。未料到,隔夜,他在虚拟书场将我的书介绍了一番,叫我感动。

十六铺、城隍庙、外白渡桥、上海大厦、浦江饭店,以及旧厂房改建的艺术长廊,王唯铭以一张张图片,以一段段文字,引着一群粉官穿越时空,享受上海昔日和现今的风情。引来了评论纷纷。有一晚,离散场尚早,他留了预告:明晚说说乍浦路桥。有位小妹感叹“书场第一趟有空闲时间啊,好做点啥呢”?我说他在布置回家作业,各位先把乍浦路桥历史温习一下,明晚可详尽评论。隔天,王唯铭回复“这个说得相当有趣也”。又一回,王唯铭提议把众位粉官编列成四个纵队,立即引来热议。我以为“把众粉官拉出去做广播操,至少是壮观的”,引得王唯铭大笑,认为这个好建议。

至于为啥王唯铭称粉丝为粉官?我不明白。在他的虚拟书场里呆了一段日子,最近忽然享受起“副场长待遇,还是处级”的,这顶官帽戴着舒服,压力也大起来,似乎不来虚拟书场,就没有以以身作则。很像小时候被班主任封为小组长,要早到课堂,晚出教室,功课还要好。呵呵,我忽然开窍,在虚拟书场出勤率高,发言积极,可以升官,而称粉官是一种激励方法呀。这也是王唯铭独到之处,厚道之处。

因了与王唯铭的邂逅,近日又与他的几位粉官互相关注起来。我与他们在微博世界里神游神交,一言一句交织,把微博当作精神乐园,达到和谐共鸣的境界,乐此不疲。

天津京剧院凌珂等三位青年演员在京演出《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用原声唱念,不借扬声器扩音,那就不只是考量音量,且又检验送远的功力;消息传来,闻之一喜。

摒弃暗藏话筒的京剧演出,已经久违了。距今三十年前,赵燕侠尚未息影舞台,最后一次来沪演于天蟾剧场,照旧不用扬声设备,我看了她的《白蛇传》,饰白素贞一人到底,其时代已逾半百。此前曾于1952年在无锡中演院看过她的《红娘》,正当她青春年少,当然更不借助话筒传声;自她初登舞台直至退出剧团,一以贯之以真声示人。

京剧初创时期,何来电声器具,当然全赖真声。在它的中后期,犹有广场、庙会演戏,也不藉电传。赵燕侠登台的场子,有小有大,她在天蟾献艺,剧场座位逾千,后排观众听得清,前排不刺耳,这是何等功力,乃是久练不懈始可得之。其实老辈演员都有此经历,有此能耐,只是一贯坚持者却不多见罢了。昔之话剧演员亦皆如此用声,如今呢?不说也罢。

本文开首所说的三位青年京剧人以真声演出,是在一家茶楼里,并非大剧场,但已足以令人乐闻,若再经百练、千练,假以时日,必当使人刮目相看,——不,洗耳恭听了。即使是今天的初试,也该借用一句京剧念白来表示:愿闻。



学养蚕宝宝

彭敏敏

办公室楼院子的草坪边角有一小块空地,我看着可惜就种了些瓜果蔬菜。不料,那些瓜果秧子和蔬菜蔬菜一片,葱茏的秧藤上还硕果累累,惹得我每天都要光顾片刻,以享受小小菜园的丰收喜悦。

苦瓜长势旺结瓜也最多。当初只种了两棵,也没多花心思,只是插了两根一米多高的干树枝,好让它攀附而长。可它不嫌简陋,很快就缠满了树枝,还有一个劲儿地往旁边的桂花树上缠绕攀长。可喜的是秧蔓上天天都开有五角形的小黄花,而花的把上都结着幼嫩的小苦瓜。没两天,黄花凋落,垂悬的苦瓜变长,浑身长出分明的棱脊和凹凸有致的小疙瘩,那通体鲜翠的可人样子让同事和好友们赞叹不已。由于次第开花结果,又怕瓜儿长老,我就隔日

采摘几根翠嫩的瓜儿或凉拌或炒菜或煲汤,变着花样做菜肴。有时还让同事好友们共享这绝对的绿色美味。

辣椒从小到大十分省心。稍微挖个小小土坑种下辣椒苗,浇些水或下场雨,绿茵茵的嫩苗儿就茁壮成长。之后也不必去侍弄它。没多少日子,辣椒就像蓬蓬勃勃、枝繁叶茂的小杨树。等落下了星星点点清清凉凉的小白花,那些才露“尖尖角”的小辣椒便迫不及待地从花蒂处往外钻。尤为奇妙的是一只只或一簇簇错落垂挂的辣椒们先是青绿欲滴,再慢慢泛黄变红,最后则通红鲜亮。那种喜庆就像它火辣辣的味道令人酣畅淋漓,回味无穷。

比较费心的算是南瓜了。起

腾冲,实在是祖国西南边陲一颗璀璨的明珠。腾,是腾升、跳跃;冲呢,有撞击之意。是火山与地热氤氲弥漫而腾,还是地处边境外而冲?不知道。史载公元八世纪时南诏国王置立了腾冲府,历朝历代叫到了今天。

境内火山有九十多处,腾冲火山地热国家地质公园有大空山、小空山和黑空山。大空山高,黑空山远,游人多去小空山。我到时正值雨天,雨量还不小,塑料雨衣穿上后就没脱身。雨披还是游台湾时在日月潭买的,它见证过海峡两岸的风光了。雨丝恼人,拍照不能尽兴,却也给观景带来另一番韵味,应了苏东坡“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妙境。爬上锥形的小空山看火山口,口若大碗,“碗”内是红褐色的火山土,还有许多大小、形状不等的石头。“碗”底平坦如砥,铺满茸茸的绿草被,又厚实又浓密。雨雾朦胧中透着神秘,诱得游人真想下到谷底探幽。“碗”沿有栅栏,沿边道上铺设两米宽的木板供人行走,随地势高低,还有几级上下台阶。外侧长满高大的云南松,松针青翠欲滴,散发着清香。缘火山口走一圈,需半个钟头。在林子里做次圆周运动吧,空气清新沁人心脾,是大自然天然的负离子发生器;松木地板平整又富弹性,踩在纯木板上,觉得有点奢华;小花小草顶着闪亮的水珠,从板隙中调皮地伸出脑袋;静栖树枝的鸟儿,呼啦啦飞到栅栏边,乌溜溜的小眼定睛地看你……休眠的火山,如今一派委婉、温柔、静谧、安宁。何曾晓得千百万年前它狂怒的那刻,地中出火、岩浆沸腾、声震四野?它有过地动山摇、惊心动魄的过去?天荒地老,火山还会醒来,谁能预知复活的那刻?人类永远礼赞造化的伟力。

山脚下遍是卖火山石的小摊,褐红椭圆形的石头,小如鸟蛋,大如鹅卵,大概加工打磨过,不好看不好玩。掂在手心轻轻的,石中布满孔隙,这是当年岩浆喷发时留下的气穴,山上乱石就是这卵石的原坯,卵石便宜,不过三五块钱,有几位老太在挑拣。我

说:“这东西摆在鱼缸里不错。”她们想法倒奇:“勿是,勿是,买回去搓脚后跟,老派用场格。”哈哈,这也算物尽其用了。

钟灵毓秀的腾冲有火山,还有地热。北边的火山冷却了,南边的地热

西南游,最忆是腾冲

吴莉莉

沸腾不已。冷与热、静与动完美糅合,是杜甫诗句“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诠释。我领略过新西兰法卡莱瓦莱瓦的地热带,也曾见识日本箱根的大、小涌泉。法卡的地热带处在平原,到处都是冒出热气的泉眼。远远望去,地球像破了许多洞。新西兰人利用大自然的

恩赐,建了规模很大的地热发电厂。箱根的涌泉在山腰,爬山上去,很累,泉口又多。日本人用地热成筐地煮鸡蛋,蛋壳发黑,叫做黑玉,三百日元五个。他们架了缆车,那是专运鸡蛋的。

记得腾冲国家热海风景区,人的感官就被声、色、味包裹起来:山谷里到处升腾起团团白雾,

浓烈的硫磺味直扑鼻息。因逢雨天,山上的水流湍急泻下,一路咆哮着冲出条混浊的“黄龙”。这里山峦叠翠,亭、台、楼、阁点缀在山腰;沿途是小桥、栈道、碑刻,文化气息厚重袭人;八十多个泉眼位于一条河床带上,高低不等,俯视图如珍珠项链。“大滚锅”直径三

米多,锅里热泉沸盈天;“蛤蟆嘴”是间歇泉,喷发起来水柱有几丈高;美女泉辟了个温泉池,水温润可人,还能药疗……多样性的地热眼泉,口口掩在茂林修竹中,叫人应接不暇。雨衣裹得我像只蚕茧,色彩又寡淡,见有撑红雨伞的过来,赶快求人借伞,摆造型拍照。身处仙境没留影,岂不辜负这一团锦绣?

泉边,当地妇女身穿各种民族服装,戴着叮叮当当的首饰在卖生包谷、生鸡蛋。都用草串着,放到热泉里煮,五分钟就熟。简单的交易中,主顾们有说有笑,买卖间融合着民族和谐与友好,这是腾冲风景外的又一风景了。

卡介苗的发明

郭时民

自从1882年科赫发现结核菌后,许多学者都致力于研究结核菌的预防。到了1921年,法国学者发明了卡介苗这一预防结核病的重要武器。卡介苗以两个发明者卡尔麦特和介林的姓名头一个字命名。

19世纪80年代,法国科学家巴斯德首先发明了减弱了毒力的细菌预防某些疾病的方法。法国微生物学家卡尔麦特和介林从中受到启发,他们密切合作,共同进行试验,希望能制造出一种预防结核病的疫苗来。

但是,结核病非常顽固和可恶。应用杀死了的结核菌做疫苗,接种在人身上后并不能产生有效的抵抗力,而应用活的结核菌疫苗却会使接种人患上可怕的结核病。1907年,卡尔麦特和介林开始培养一株从患结核病牛的乳汁内分离出来的致病力甚强的结核菌。他们将该菌培养于含有牛胆盐的马铃薯培养基中,每隔3周移种一次,在培养移种过程中,用动物进行了200多次试验,整整耗费了13年的光阴,卡尔麦特和介林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他们制成了灭毒的活结核菌。

简单地说,卡介苗是一种经过长期传代培养已经失去毒性和致病力的活的结核菌苗,它可以用来预防结核病的发病。

1921年,灭毒的活结核菌苗首次被应用于人类。它不仅不会使人引起可怕的结核病,反而使人体对结核菌产生抵抗力。

为了纪念这两位为疫苗付出了艰苦劳动的科学家卡尔麦特和介林,人们把这种疫苗叫做“卡介苗”。直到今天,卡介苗在结核病的防治工作中,依然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初看它叶阔藤壮,须缠蔓延,不过那些鸡毛菜倒是不用操心的。边角旮旯的空隙和树根的裸露处都可撒些菜子。不用浇水施肥,几天后就可破土而出的小苗苗。它们最初就像水灵灵绿生生的嫩豆芽,尔后便蓬勃生长。那挤挤挨挨、密密匝匝的鸡毛形状的鲜嫩叶子等的就是让人去采摘它。有缺次我临时值班做面条吃,正缺绿叶菜当浇头。于是就想起了那些绿油油鲜嫩嫩的鸡毛菜。果然,一把菜苗入锅那碧绿生青的汤色和清香袅袅的菜香让我胃口大增,一连吃了两碗菜汤面。实惠的是拔了菜苗后再撒些菜子不久又是一片翠绿。真可谓生生不息,食之不尽。而其中的滋味和愉悦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让我胃口大增,一连吃了两碗菜汤面。实惠的是拔了菜苗后再撒些菜子不久又是一片翠绿。真可谓生生不息,食之不尽。而其中的滋味和愉悦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我的小菜园

刘向东

甜的南瓜来吧。可一茬一茬的花儿落了,就是不见瓜的影子。终于有天我偶然发现有几朵盛开的花儿结着蚕豆大小的小瓜胎,那毛茸茸的长相令我顿感欣慰。但让我失望而疑惑的是几天后,那些小小的瓜儿都随着花儿一起凋落了。起先还以为肥力不足,便特地施了几次“农家肥”。直到请教了母亲才明白南瓜不同于冬瓜苦瓜黄瓜和葫芦,未经授粉的花儿是长不出南瓜的,即使花儿结有瓜的胚胎,但还是要和花儿一起凋落的。而长在野外的南瓜之所以能长出南瓜来,那是鸟儿、蜜蜂和